

Corpus Christine

克 里 斯 蒂 娜 的 囚 徒

鸢尾花
丛书

09

“我等待，我等待那扇门发出特有的嘎吱声，
我等待过道的木地板发出轻微的颤动声，
我等待偶尔从我左侧门缝传来的不间断的呵欠声，
我等待被水马桶的噪音，
我等待她的声音，她做爱时的喃喃低语，她在监狱里感到在监狱时的咒骂声，
我等待着她的归来，
我等待着她把头扭回三年前的，
我等待着她发出一个词来结束一切，就像她曾用一个词结束一切那样。”

[法] 马克斯·蒙内/著 洪安琪/译
湖南教育出版社

你和我同在一个世界但是你不认识我
你和我同在一个世界但是你错过了克里斯蒂娜
可怜的傻瓜，你错过了最好的

Max Monnehay



《克里斯蒂娜的囚徒》
获得2006年法国最佳处女作小说奖

马克斯·蒙内

天使的面孔，魔鬼的大脑。25岁的她在处女作中化身成一个被囚禁在斗室里的男人，长时间地幻想着如何谋杀他的妻子。人们难以想象，一个年轻女子竟然如此大胆地构思出如此疯狂的故事。马克斯·蒙内，听起来也一点不像个女孩子的名字，她出生在巴黎北部的小镇伯维，大学主攻文学和戏剧，喜欢读科克托、塞林纳、亨利·米勒的作品。目前正在父母家中安静地准备她的下一部小说。

鸢尾花丛书

(9)

克里斯蒂娜
的囚徒

Corpus
Christine

[法] 马克斯·蒙内/著 洪安琪/译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克里斯蒂娜的囚徒 / (法) 蒙内 著; 洪安琪 译.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8.3

(鸢尾花丛书. 法国当代女性作家小说系列)

ISBN 978-7-5355-5450-5

I. 克… II. ①蒙…②洪…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9684 号

营盘兄弟文化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网址:

www.xdwh.com.cn

实名: 兄弟文化

First published in France under the title *Corpus Christine*

© Editions Albin Michel, 2006

图字: 18-2007-129 号

克里斯蒂娜的囚徒

鸢尾花丛书 09

著者: 马克斯·蒙内 (Max Monnehay)

出版人: 黄楚芳 李永平

译者: 洪安琪

市场总监: 张 辉

责任编辑: 张一帆 李一枝

装帧设计: 谢 颖

出品: 营盘兄弟文化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E-mail: editor@xdwh.com.cn

出版: 湖南教育出版社

邮编: 410007

社址: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印张: 7.125

字数: 66 千字

印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版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定价: 16.00 元

ISBN 978-7-5355-545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退换。

服务专线

010-8447-8818

0731-430-2677

鸢尾花，多为蓝紫色、白色、黄色，五月开花，因花瓣形如鸢鸟尾巴而称之，其属名 Iris 为希腊语“彩虹”之意，喻指花色丰富。Iris 在希腊神话中是彩虹女神，她是众神与凡间的使者。鸢尾花作为法国的国花，也是光明和自由的象征。



鸢尾花丛书

法国当代女性作家小说系列

- | | |
|---------------|--------------------|
| 01 《无法抚慰》 | Anne Godard |
| 02 《一个不重要的秘密》 | Agnès Desarthe |
| 03 《沉默女王》 | Marie Nimier |
| 04 《我妻子的五张照片》 | Agnès Desarthe |
| 05 《昆虫》 | Claire Castillon |
| 06 《永无长久》 | Laurence Tardieu |
| 07 《橙子嘴唇的姑娘》 | France Huser |
| 08 《婚礼蛋糕》 | Blandine le Callet |
| 09 《克里斯蒂娜的囚徒》 | Max Monnehay |
| 10 《典狱长官的女儿》 | Paule Constant |

她们来了

她们来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一大批年轻的法国女作家涌现出来，她们是法国当代文坛的“新一代”：安娜·戈达尔、阿涅斯·德萨特、葆拉·康斯坦、玛丽·尼米耶、弗朗丝·雨泽、克莱尔·卡斯蒂蓉等等，她们的作品迅速征服了年轻一代的读者，频频摘取法国各大文学奖项，连传统高傲的学院派评论家们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宣布她们找到了法国当代女性的“新声音”。

法国女人，从十九世纪末的乔治·桑到二十世纪的西蒙·德·波伏娃，就始终站立在世界新女性之前列，从生活方式到哲学思想，用她们的行动亦用她们智慧、深刻、隽永的语言。

曾经带着文字，她们来过：玛格丽特·杜拉斯，弗朗索瓦兹·萨冈，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安妮·埃尔诺等等，她们的作品激起过我们的共鸣，引发过我们的思索，并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阅读甚至写作方式。

然而，由于受到翻译及各种其他困难的阻碍，我们

能读到的法国当代女性作家较之于其大群体而言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些作家在中国出现的身影大多是孤单的、寂静的和短暂的。很多读者对法国女作家的最新印象仍停留在杜拉斯那里。

杜拉斯逝去已经十余年了。现在，法国女性作家的新生力量已经成熟起来。该是我们认识新面孔的时候了！这套法国当代女性作家系列装有两个镜头：一个深长焦，一下子推进到给每一位一次特写，让我们把她们读透；一个大广角，给个性迥异千姿百态的她们一个集体照，让我们把她们看全。

在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激进一代的继承和反思中，“新一代”们继续秉持着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纤细，关怀着社会最脆弱的地方，人性最隐秘的角落，并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声音来为所有的“人”的灵魂呐喊。她们在各自的作品中思考着存在的定义，过去与现实的联系，不同人之间的关系（母女、夫妻、朋友等），表达中的困惑，理解与被理解；剖析着爱情和欲望，回忆和梦境，孤独和不安，欢愉和痛苦。

读文学作品既是在读生活，又是在读思想；既能观人，又可以自省。入选这个系列的数十位法国女性作家，她们生活在我们平行的时代，她们的处境，承受的压力，遇到的困惑，与我们多少相似。愿这套丛书可以为我們提供一面对照的镜子，一扇对话的窗口。

当你还不怎么熟悉她们的时候，她们已经向你迎面走来。

献给朱利安·里佐

1

与地面平行的生活勉强可以忍受,但往往十分复杂。日常生活中一些对站着的人来说再也简单不过的动作,对我来说却意味着壮举。在制定了一项战术并做了些适当的布置后,我发现全神贯注可以打发那没完没了的痛苦时光。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它关系到我的下半生。然而,由于不能再站立起来,一刻都不行,连弯腰都是奢望,因而在这个为站着的人设计的世界中,我的生活变成了同种种实用性装备进行的一场永恒的战斗。无论是醒着时还是睡眠中——即使做梦的时候都想着:我活着的每一秒钟都要用来改变我痛苦的存在。我沸腾的大脑里涌出千万个主意又退缩回

去,简直就像一文不值的鲁宾逊那样,必须重新创造一种触手可及却又无法消受的舒适生活。

这回将是场艰巨的战斗,因为要夺取位于冰箱最高层的一株豆科植物。为了激怒我,她把所有东西都放在这个白色摩天大厦的最高层,旁边还有一个更令我无法企及的冷冻柜。为了达到其险恶目的,这个坏女人把果酱都冷冻上了。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先等她离开的信号发出,当然不是说再见,她从来不愿屈尊于我而使用这个礼貌用语,而是听见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然后还得再等十分钟,以确保她不会返回弥补某个疏漏。好了,十分钟过去了,宝贝,前进吧!在地上匍匐行进已经成为我独特的运动方式,无需付出太多的努力。我的双手很轻松地钩住木地板上的化纤地毯,双脚弯曲用脚趾蹬着向前推进。房间很大,我的速度缓慢,但在一步步的挺进中却有一股深入敌人领地的兴奋劲。她知道,她不在的时候,我会为了活下去而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她把所有能让我从中猜测到她私生活情况的物品都高高摆起。她把起居室里的一個壁橱上了双保险,一天我居然斗胆企图使用一把最普通的小折刀撬开它。她,这头鲸鱼似的肥婆,发现了我的企

图一定会哈哈大笑的。我们于 1982 年结婚，疯狂地相爱着，像两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总是那么开心。那时她很美，肤色白净，已经有一点强悍但举止还是很优雅。她肌肤细嫩。我经常连续几小时抚摸她的肌肤，像疯了一样。其实她如果只是皮肤、毛孔、汗毛就好了，这就够了。但她还是一个肮脏的小骗子。她居然好些年把自己的个性掩饰得一丝不漏，迎合我的趣味，对她厌恶的东西赞叹不已，对她喜欢的东西咒骂不止。我喜欢像她这样见风使舵的变色龙。她舌头一卷，用黏稠的吻让一只虫子昏睡过去。就像有些人总想打拳球^①，我想象自己头脑发热，手臂失控，不停地用短刀戳我的床垫……真是太遗憾了！我要对那些假装毫不遗憾的人说：哎呀！你们能看见自己的耳朵吗？如果他们依然固执己见，我建议他们见见我的妻子。

冰箱矗立在我面前，仿佛一个冰川时代的庞然大物。世间的一切都变得巨大无比，我说的是实话，一只狗在您看来都像塞伯拉斯犬^②。一切都失去了常态。我收回一只脚，接着收回另一只，身

① 练习拳击时用的吊球。

② 看守地狱之门的三头犬。译者注。

体的各个部位都恢复到坐姿，我感到眼前一阵眩晕但还是猛地站了起来，而且身体几乎是直立的，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冰箱的门把手上并随之晃悠了几下，同时，我的一只胳膊伸向“圣杯”^①。刚拿到花菜，我就摔倒在地，我强忍住疼痛没有喊出声来。不可避免地被砸了一下，不可避免地倒下了。这棵花菜让我付出了和它一样大的一块血肿的代价。

我之所以要活下去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人们不爱我。如果你过多地重复生活没有意义的话，你的结局就会很糟糕。宁愿做流氓，也不当废物。然而，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连壁橱门都砸不开的人，我的命运已经自动被列入那些悲惨的过分肥胖者的名单，他们一断气就会被人用绞车从床上拖走。我却有些嫉妒他们，至少他们身边有双腿健全的人伺候着，便可以无忧无虑地勉强度日。人们不会忘记给他们吃的，也不希望他们死。我体重四十二公斤。看着自己的身体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变化着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感到自己就是爱丽丝^②，一选择了右半边蘑菇，就

① 传说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用的圣杯或圣盘。在中世纪的传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译者注。

② 19世纪英国童话作家刘易斯·卡罗尔作品《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人物。译者注。

马上缩到了昆虫那么小。我们原以为皮肤很厚，其实只是包在骨头上的一层薄皮，它们之间是空气。肌肉和脂肪，不过是装在手提袋里的发泡奶油。我很瘦，非常瘦。我把自己填满是为了卖个好价钱。我吃饭是为了看上去多少还像个活人，这就如同我们储存了大量并非属于我们自己的思想，如同我们用漏斗给自己装满文化，以便在餐桌上如愿以偿地奉献出我们的肝，跟鹅的一样肥。

饥饿打开了新的视野。起先我只想着饿。在身体的各部位中，胃对饥饿最敏感。它不停地咒骂，先以自己的名义，接着就以其他所有器官的名义。它在体内歇斯底里地嚎叫，它一边咆哮一边翻腾着，我只好弯下腰顶住胃不让它喧嚣，我咬自己，以此转移饥饿带来的疼痛。不过我对一切已有适应能力。于是大脑活跃起来。从一些扣人心弦的凶杀故事剧本里，我发现自己具有丰富得可怕的想象力。我的思想仿佛因为被束缚在一个极薄的信封里而膨胀起来。生与死的无穷演变，自出生起就被抑制的种种习性获得了新生，各种癖好一直受到限制的那种隐秘生活展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隐藏着的，有待人们去发现的世界的种种壮丽景象展现在眼前。因为饥饿我可以继续进

食。想象力使我不再饥肠辘辘，不再是个头脑轻率的人，这一切得归功于饥饿。一棵花菜可以喂饱人，这是真的。我小口小口地嚼了它一整天，她回来时，花菜已吃光。我知道她在厨房里，照例每晚检查壁橱和冰箱，从里面的空荡程度她能推测出我的肚子是否填饱。我们已经几个月没见面了，知道如何避免像水牛和母狮见面那样的争斗。她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也许她恨我戳穿了她的面具。也许她盼望我死去但又太懦弱了，对我下不了手。对她来说出去度假就足够了！有多少关在笼子里的兔子在七月被遗忘，到八月底被想起时已经腐烂了一半。一旦壁橱里一无所有，我便也没有一丝存活的可能。

2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我手指向一块劣质地毯说。这地毯织得很差，黄色和洋红的搭配足以让海员作呕。

“把它放在客厅的地板上应该会非常显眼。”
她非常认真地答道。

几个星期以来，我让她经受了无数考验。我对她的所有怀疑她都一无所知，我也时刻注意不让她发现。然而，当我想起这段时间的生活，我就会想到从前的她，更聪明更机灵更漂亮，她善于捕捉我的眼神，从我的语调里听出虚假，从我的姿势中看出我缺乏自信，什么都瞒不过她！我的脾气变了，对于这一点，多情的她马上就觉察到了。我们

两人都讨厌日本料理：我一吃寿司就呕吐。我们莫名其妙地害怕马：每个星期六我都要冒着生命危险骑到这些愚蠢的畜生背上。她喜欢上了吃生鱼和新鲜的辣味羊奶干酪。我们喜欢恶搞，举着长棍面包打架，在马上扭腰，那些老马看上去与其说是可怕还不如说可怜。我希望她败下阵来，哪知道她勇猛得很，天哪，她真顽强，还坐在那匹老马上傻笑；有时，这些笑声足以消除我的疑虑，可偏偏在这时我的屁股难受极了。

天哪，我在地上撒尿了。请老祖宗原谅，因为我根本就拿不到给我当尿盆的那个搪瓷破玩意儿。如同一个在黑暗中弯腰曲背的小孩，我投降了。我卧室的地毯遭到如此侵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汇报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简直让我无地自容，但似乎如果我不说这件丑事，哪怕是最无关紧要的一个细节，人们就再也不会相信我了。于是，是的，傍晚时分我哭了，穿着浸透尿液的衬裤，我像个孩子似的抽噎，鼻子上挂着鼻涕，每一声抽泣都在不断减弱我身上求生的那点本能。

疑虑在一天早上出现了。如果那天早晨，那个

寒冷的早晨，有人强迫我躺在羽绒被里的话，我们能避开最倒霉的烦心事吗？我还会变成现在这样吗？如果那天早晨上我决定好好地睡个懒觉，我还会变成现在这样吗？那天早晨，那个寒冷的早晨，在厨房里，我建议她生个孩子。她知道我并不想要孩子。

啊，您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爱我了。他不想要孩子！我四十二公斤的体重，这曾经给您带来过多少痛苦，承认吧！就在几分钟前，我四十二公斤的重量对您来说，对不想要孩子的人来说终究还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数字。四十二公斤，如果我真有这么重，那也很不错了！

一米二个头以内的人总让我感到不自在。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孩子和矮人比两米一高的巨人更让我心惊胆战，即使这大家伙身上带着斧子或拿着猎刀也改变不了我对矮人的恐惧心理，我会扑到巨人的怀里躲避矮人。我是不是早就料到这些微型人有一天会高过我，并且高出许多？我只有三十厘米高，一个三岁小孩都使我敬畏。

我度过的每个夜晚都充满了恐怖的幻觉：我身上建起了一座座托儿所，孩子们用玩具痛打我，一群围着三角裤式尿布的孩子们在一个坐在